

莫言文集

酒国

当代世界出版社



莫言文集

莫言 /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酒国

酒
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酒国/莫言著.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11

(莫言文集; 3)

ISBN 7-80115-702-8

I. 酒…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539 号

书 名: 酒国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4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印制
封 面: 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开 本: 635×99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5-702-8/I·122
定 价: 全十二册 430.00 元 本册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莫言

1955 年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

1961 年在大栏小学读书

1966 年辍学回村务农

1973 年到棉花加工厂做合同工

1976 年应征入伍

1997 年转业

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

>>目前,已出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九部。

>>《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怀抱鲜花的女人》、《欢乐》、《牛》、《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等中篇小说二十余部。《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短篇小说八十多部。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挪威文、丹麦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等多国文字。另外,还有散文、随笔、电影、电视剧本等多部,其中电影《红高粱》、《白棉花》、《暖》





念佛与同行 莫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中)在^(中)军部各，曾乘
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从陕北的榆林，一路南下，
穿过八百里秦川，翻越秦嶺，直达与^(中)川交界
的秦巴山区。十几年过去，生活纷繁，那^(中)次而
时十五日的旅途中的诸多^(中)时给我的
象的情景，似^(中)年也^(中)
三



心下了。但其志没有志，
潜伏藏着，等待着一个好的情景，都在脑海深深
阅读着 先生的散文、随笔，就是这样一

于是，那深厚的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
便出现在眼前了，那些生长在那布满乱石的河
滩上和狭窄的土路边上披头散发的驴所便知
现在眼前了，那流淌着温温的泥浆的河滩
现在眼前了，那流淌着温温的泥浆的河滩
现在眼前了，那流淌着温温的泥浆的河滩



MO YAN
DET RÖDA
FÄLTET

MO YAN
RED SORGHUM

MOYAN ALLES VOORE EN GIMELICH

至福のとき
莫言の
張群譯
原作

MO YAN
DET RÖDA FÄLTET

MO YAN
DET RÖDA FÄLTET

MO YAN
BAU VẬT CỦA ĐỜI

REPUBLIC OF WINE
MO YAN

MO YAN
L'UOMO CHE ALLEVAVA I GATTI

MO YAN
DIE KNOBLAUCH-
REVOLTE

MO YAN
Het rode korenveld

MO YAN
De knoflookrevolte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RED SORGHUM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MO YAN • LE CHANTIER
LE RADIS DE CRISTAL
MO YAN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RED SORGHUM

酒国
莫言
中国の村から

花束を抱く女
莫言
赤い高粱

莫言
赤い高粱

豊乳肥臀
莫言
吉田富夫訳

白檀の刑
莫言
吉田富夫訳

MO YAN
DET RÖDA FÄLTET

MO YAN
Viktorsballaderna

MO YAN
LES TREIZE PAS

MO YAN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Het rode korenveld

MO YAN
RODT KORN

MO YAN
THE GARLIC BALLADS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MO YAN
Het rode korenveld

MO YAN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在浪漫和多情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

——丁钩儿墓志铭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1
第三章	61
第四章	91
第五章	128
第六章	150
第七章	176
第八章	209
第九章	238
第十章	253

第一章

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搭乘一辆拉煤的解放牌卡车到市郊的罗山煤矿进行一项特别调查。沿途，由于激烈思索，脑袋膨胀，那顶本来晃晃荡荡的五十八号咖啡色鸭舌帽竟紧紧地箍住了头颅。他很不舒服，把帽子掀下来，看到帽圈上沾着透亮的汗珠，嗅到帽子里散出来的热烘烘的油膩气味里混合着另外一种生冷气味。这气味很陌生，使他轻微恶心。他抬起手，捏住了喉头。

临近煤矿时，黑色的路面坑坑洼洼，疾驰的卡车不得不把速度放慢。车底的弹簧板嘎嘎吱吱地怪叫着；头不断地碰到驾驶楼的顶棚。听到司机骂道路，骂人；粗俗的语言出自一个比较秀丽的少妇之口，产生黑色的幽默。禁不住看了一下她。她穿着一套蓝帆布工作服，粉红衬衣的领子高高地钻出来，护着一段白脖子；双眼黑里透绿，头发很短，很粗，很黑，很亮。戴着白手套的手攥着方向盘，夸张地打着方向，躲避着陷坑。往左打方向时她的嘴角往左歪；向右打方向时她的嘴角向右歪。她的嘴左右扭动着，鼻子上有汗，还有皱纹。他从她短促的额头、坚硬的下巴、丰厚的嘴唇上判断她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在激烈的摇摆中他们的身体不经意地接触着，虽然隔着衣服但他饥饿的皮肤依然亲切地感觉到了她的温暖柔软的身体。他感到自己很想亲近这个女人，手发痒，想摸她。对于一个四十八岁的老牌侦察员来说，这感觉有些荒唐，但似乎又很正常。他摇了摇硕大的头颅，把

目光从女人脸上移开。

路越来越糟，卡车从一个陷坑跌入另一个陷坑，颠颠簸簸，咯咯吱吱，像一头即将散架的巨兽一样爬行着，终于接在了一大队车辆的尾巴上。她松了脚，熄了火，摘下手套，抽打着方向盘，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

“妈的，幸亏肚里没孩子！”

他怔了怔，讨好地说：

“要是孩子就颠出来了！”

“我可舍不得把他颠出来，”她严肃地说，“一个孩子两千块呢。”

说完这句话，她盯住他的脸，眼睛里流露出似乎是挑衅的神情，但她的全部姿态，又好像在期待着他的回答。丁钩儿惊喜而好奇，几句粗俗对话后，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像一只生满蓝色幼芽的土豆一样，滴溜溜滚到她的筐里去。性的神秘和森严在朦朦胧胧中被迅速解除，两个人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近。女司机的话里透漏出一些与他的此次行动有关的内容，他的心里生出一些疑虑和恐惧。他警觉地看着她。她的嘴又往边一咧。这一咧嘴令他极不舒服，刚开始他还感到这个女人大胆泼辣，不落俗套，但她的随便咧嘴引起了他的不快，他马上就感到这个女人无聊而浅薄，根本不值得自己费神思。于是他问：

“你怀孕了吗？”

所有的过渡性语言都被抛弃，好像有些夹生，但她吞下去夹生，用近乎无耻的口吻说：

“我有毛病，盐碱地。”

“尽管肩负重任，但一个够腕的侦察员是不会把女人与重任对立起来的。”他突然想起了同行们嘲弄自己的一句名言：“丁钩儿用鸡巴破案”。想放纵一下的念头像虫子一样咬着他的心。他从口袋里摸出小酒壶，拔掉软木塞子，喝了一大口，然后他把酒壶递给女司机，挑逗地说：

“我是农艺师，善于改良土壤。”

女司机用手掌敲打着电喇叭的按钮，汽车发出低沉柔和的鸣叫，前边，黄河牌载重卡车的驾驶员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站在路边，恼怒地看着她，嘴里嘟哝着：

“按你妈个球！”

她抓过丁钩儿的酒壶，先用鼻子嗅嗅，仿佛在鉴定酒的质量，然后仰起脖子，咕嘟嘟，喝了个底朝天。丁钩儿本想夸奖一下她的酒量，转念一想，在酒国市夸人酒量近乎无聊，便把话咽下去。他擦擦自己的嘴唇，紧盯着她厚厚的、被酒浸得湿漉漉的、紫红色的嘴唇，毫不客气地说：

“我想吻吻你。”

女司机突然涨红了脸，用吵架一样的高嗓门吼道：

“我他妈的吻吻你！”

丁钩儿大吃一惊，眼睛搜索着车外，黄河车驾驶员已经爬进驾驶室，无人注意他们的对话。他看到，在解放卡车的前面，是长龙一般的车队；在解放卡车的后边，又接上了一辆毛驴车和一辆挂斗卡车。毛驴的平坦额头上缀着一朵崭新的红缨，宛如暗夜中的一束火苗。路两边是几株遍体畸瘤的矮树和生满野草杂花的路沟，树叶和草茎上，都沾着黑色的粉末。路沟两边，是深秋的枯燥的田野，黄色和灰色的庄稼秸秆在似有似无的秋风中肃立着，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时间已是半上午。高大的矸石山耸立在矿区中，山上冒着焦黄的烟雾。矿井口的卷扬机无声无息地转动着，有几分神秘，有几分古怪。他只能看到卷扬机轮的一半，余下的一半被黄河车挡住了。

她连续喊着“我他妈的吻吻你”，身体却凝固般不动。丁钩儿起初被她吓得够戆，但很快便忍不住地笑起来。他用食指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胸脯，就像戳了机器的启动电钮一样，她的身体压过来，冰凉的小手捧住的他头，嘴唇凑到了他嘴上。她的唇凉飕飕的，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弹性，异常怪诞，如同一块败絮。他感到乏味、无趣，便把她推开。她却像一只凶猛的小豹子一样，不断地扑上来，嘴里嘟哝着：

“我操你二哥，我日你大爷……”

丁钩儿手忙脚乱，招架不迭，最后不得不采用了对付罪犯的手段，才使她老实下来。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坐着。丁钩儿紧紧地攥住她的手腕，不断地把她的反抗压制下去。她憋着劲反抗时，身体扭曲，时而如弹簧，时

而如钢板，嘴里还发出哞哞的叫声，宛若一头顶架的小母牛。丁钩儿忍不住笑起来。

她突然问：

“你笑什么？”

丁钩儿松开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

“姑娘，我要走了，想我了就按名片上的地址去找我！”

女司机打量着他，又低头看看名片，然后重新打量他的脸，好像一个目光锐利的边防检查员在检查一位过境旅客的护照。

丁钩儿伸出一根指头，弹了一下女司机的鼻子，然后挟起皮包，一只手转动了开车门的把手。他说：

“小妞，再见了，我有上等的肥田粉，专门改良盐碱地。”

他半个身子挤出车门时，女司机一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角。

他发现了她眼里流露出来一种可怜巴巴的神情，忽然觉得她年龄好像很小，没结婚也没被男人动过，很可爱又很可怜。他摸了一下她的手背，非常认真地说：“姑娘，我是你叔叔。”

她恼怒地说：

“你骗人。搭车时你说是车辆监理站的。”

他笑道：

“不是差不多吗？”

她说：

“你是特务！”

他说：

“可以算特务。”

她说：

“早知你是特务我才不拉你呢！”

丁钩儿摸出一盒烟，扔到她怀里，说：

“好了，别生气啦。”

他把他的小酒瓶扔到路沟里，说：

“用这样的小瓶喝酒，算什么男人。”

丁钩儿跳下车，用力摔上车门，沿着路边向前走。他听到女司机喊道：

“哎，特务，知道煤矿的道路为什么这样糟糕吗？”

丁钩儿回头看了一下她探出车窗的脑袋，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女司机啤酒花一样的脸庞在丁钩儿的脑海里停留了一分钟，便像透明玻璃杯里的啤酒泡沫一样，哗哗啦啦地响着，缓缓地消逝了。通往矿区的道路肮脏狭窄，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肠子。卡车、拖拉机、马车、牛车……形形色色的车辆，像一长串咬着尾巴的怪兽。有的车熄了火，有的没熄火。拖拉机头上竖起的铁皮烟筒里和汽车藏在屁股下边的铁皮烟筒里，喷吐着一圈圈浅蓝色的烟雾。燃烧未尽的汽油、柴油味儿，与拉车的牲畜口腔里散出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汇成一股腥屎狼烟般的潮流，漫散流淌。为了向矿区前进，他有时不得不紧贴着车皮，有时必须用肩背蹭着矮树干上的疤节。驾驶棚里的司机和靠在车辕杆上的车夫几乎都在喝酒，可见那条不准酒后驾车的规定在这里已经不起作用。不知往前挤了多久，猛一抬头他便看到了矗立在矿区中央的卷扬机高大铁架子的三分之二。

卷扬机绞着银灰色的钢丝绳，哧溜哧溜转动着，因为生锈，也许是油漆，铁架子在阳光下呈现出暗红的颜色，很脏。那巨大的定滑轮是黑色的，很严肃。川流不息的钢丝绳放射着虽不耀眼但十分吓人的银亮，让他联想到盘结在一起的毒蛇。眼睛感受色彩和光芒的同时，听到定滑轮隆隆的转动声、钢丝绳嘎嘎唧唧的抽动声以及从地下发出的沉闷的爆炸声。

靠近矿区，有一个椭圆形的广场。广场的边缘上，栽种着一些宝塔状的松树，松树上落满煤灰。广场上同样挤满车辆，有一匹遍体污秽的毛驴把嘴放在松树的针叶上，不知是想吃松针还是想蹭痒，突然那匹毛驴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有几位头扎毛巾、腰捆麻绳、破衣褴褛、满脸乌黑的人，挤在一辆马车上。马在吃筐箩里的草料，他们在喝酒。一个酱紫色的大瓶子，轮着碾，你一口，他一口，喝得十分有趣。一个白色的大萝卜放在车辕杆上，你拿过来咬一口，喀嚓，他夺过去啃一口，喀嚓，然后便喀喀吱吱地嚼，吃得十分生猛。丁钩儿酒量不大，但喜欢喝，对酒的优劣基本能够鉴别。他嗅到一股很毒辣的味道，知道那酱紫色大瓶子里装的不是佳品。他还嗅到一股比屁还难

闻的气味，那是萝卜和就混合后发出的独特气息。从喝酒者的衣着打扮和吃喝的气派上，他知道这些人是酒国市郊区的农民。他的身体越过马头时，听到农民兄弟哑着嗓子叫：

“同志，您手脖子上的表几点啦？”

他抬了抬腕子，回答了问题。那个发问的年青农民双眼发红，满腮黄须，嗓音沙哑，神色狰狞。他的心脏紧了一下，匆匆地往前走。

年青农民在背后骂道：“叫他们快开门，这群吃白米的猪。”

虽然年青农民恶毒的谩骂里包涵着一种让丁钩儿感到不太舒服的东西，但他也只得承认骂得很有道理。已经十点一刻，煤矿的铁栅栏门依然紧锁着。那只挂在门鼻子上的乌黑大铁锁，宛若一只黑盖的大鳖。“安全生产庆祝五一”，八个色彩消褪的红漆大字拘禁在圆形的铁片里，电焊条在很早的时候把它们焊在了铁栅栏上。秋天的明媚阳光使许多东西放出新光辉，蔚蓝的天因为煤矿的黑显得更加蔚蓝。灰色的砖墙一人多高，沿着起伏的地形起伏，蜿蜒如一条长龙，把煤矿的区域包围起来。大门一侧的小门虚掩着，一条狼黄色的大狗倦怠地卧在那里，一只半死不活的蝴蝶在它头上像一片枯叶飞舞。

丁钩儿推开小门时，那条狗猛扑上来。狗的布满汗珠的湿鼻子几乎碰到他的手背。准确地说触到了他的手背，他感到了它的鼻子上的温度。狗鼻子凉森森的，使他想到了紫色的乌贼鱼和荔枝的皮肤。但那条狂妄的狗马上转变了态度，惊恐地跳开，躲在门房的阴影里，和一蓬枯萎的马莲草紧紧相依，摇晃着长方形的头颅嗥叫。

他拨开小门上的插销，推开小门，站一站，走进去，背贴着凉凉的铁板，莫名其妙地看着那条惊惶不安的狗。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背，瘦骨棱棱，黑色的血管，血液循环，已经有些酒分子在运行，没有电，没有特异功能，你为什么一触即跑呢？他很想问问那条狗。

一盆热咕嘟的洗脸水在空中展开。五彩缤纷的瀑布。宛若一道弧度不够的彩虹。泡沫和太阳。希望。水流进他的脖子一分钟后，风吹过来，才感觉到凉意。两分钟多一点，眼睛生涩，口腔里滤开了碱和劣质香料的味，还有人脸积垢的味道，皱纹的精神实体。这时候特级侦察员把驾驶楼里的姑娘彻底忘掉了。嘴唇宛若败絮忘记了。像电